

小楼一夜听春雨

深巷明朝卖杏花

青饼时节

□姚崎锋

早春伊始,山野大地重又生机蓬勃,花草们积了一冬的劲舒展着腰肢。有一种草,看似平常,却又神奇,带着特殊的清香,颇有药用性,它名艾草,在我们乡下,习惯称之为“青”,或者“清”更为合适。前者以它的品性名,后者以它的时节名,每每心里默念出这个字音,仿佛春天近在眼前,又仿佛天地之间便是朗朗乾坤。

艾叶性味苦、辛、温,入脾、肝、肾。《本草纲目》载:艾叶能灸百病。故又被称为“医草”。古人端午时常在门前挂艾草,用于避邪驱虫,这个习俗也流传了下来。

长久以来的乡间习俗便是在清明时节制作青饼。青饼,大致的做法如出一辙。概是艾叶与糯米粉的混合糅杂之物,模具成型,过一下松花,那味道便是软韧,至香至纯。需要说明一下,松花是第一年采摘后贮藏起来的。这东西现在也很少了吧,如你所知,山上

的松树已经快要匿迹,曾经阳光灿烂、松花飘散的日子也成了记忆里挥不去的印象。

过去的青饼,极少有所谓的馅料,如今有了各种馅料,它们最初的味道也便大打折扣。当然,为了迎合人们不断追求的口感,做这样的改变也在情理之中。

刚长出来的艾叶嫩绿至极,品质当然也是最佳的,这正如茶叶中的头茬“清明”。只是量少,有村妇在乡野四处搜寻,见有一小片聚集着,自然是高兴之至,物以稀为贵,当下的市面价也是相当高的吧。

青饼如今已经成了一种本地的非遗美食,也有不少具一定规模的民间作坊,比如展茅、金塘等地,很早就批量化生产了,日销量三四百公斤,顾客遍及全国各地,据说最远已经卖到了香港。

在我老家镇菜场的摊位上,也已经有零星销售,我忽然想起了我的三舅。

他家有一个很大的石臼,每到清明时节,大家便会相约做青饼。灯火通明的院里,大灶上的米粉团覆着切碎的艾叶,清香已经飘出。力大者抱起蒸桶将蒸粉团倒至石臼内,男人们轮流着抡石槌,一人熟练地以快速地翻动着米粉团。三舅个头不高,偏瘦,是我四个舅舅里最瘦小的一个,但很精神。三舅抡槌时最卖力,“哎哟哎哟”地应和着。在清脆的“嘭嘭”撞击声中,打透的米粉团变得青绿,清香四溢,待时机成熟,搬到长方形的案板上,揉搓成长条,然后拧成一个个小团。女人们用模子压出一个个的青饼,敷撒上黄灿灿的松花,一个个黄灿灿的青饼排得整整齐齐,每个人的心里别提有多快乐了。

三舅已经过世多年了。而当年带着我们一起采艾的勤劳的母亲也已经跟着她的三哥而去,汇聚在非人世的另一端,也许在那里,依然会有着当年那样的欢聚时光,一

起品尝着青饼聊着家常。只是儿时的我们已经长大,人生中不会全是无忧无虑,我们也同时品尝到了如艾一样的苦、辛,体会了生活的不易。

我记得,刚采的艾叶是需要用草木灰碱煮的,该是为了去除它的苦、辛,然后再细细地洗净、晾干后进入下一道工序,这样做出来的青饼才会更纯正。而现在,除了增加各种馅料调味,我们常用青饼裹着糖吃,像是暗示生活“苦尽甘来”的一种寓意吧。

对于远去的故人,曾经写下几句小诗,姑且就当是一盘青饼置于坟头吧:

梨花正放,纺车不再摇响,母亲的手艺失传;草木清明的山林,不见牧童,只有缓缓而行的路人;天空会下一些细雨,淋湿忧伤的心情,飘散依稀升起的青烟;远去的亲人们,此生只能相望,你在那里,我在这头,不远不近。

你的微笑也带着淡淡的忧伤

□陈桂珍

今夜,你带着微笑走向我的时候,所有的街灯刚刚亮起,深秋的风一改往日萧瑟的姿态,显得格外的缠绵和迷人。

也许相隔得太久,相聚时又匆匆,许多的话语埋藏在各自的心中。四目相对,除了岁月的烙印,只读到淡淡的忧伤。与你相识是一种缘分,难得又难得的,是彼此拥有一份同样的牵挂。

黑暗中,郊外的新马路陌生而又漫长,慢慢地陪着你走,心灵与心灵的对话不再受任何约束。

是的,我们已不再年轻,而仍然年轻的感觉告诉我们:人生就像永远都在温柔地等待我们成熟的果园,除了死,我们每天都在成长。这样,为了寻求一些美丽的片段,我们不惜选择痛苦与辛酸,一天天在无尽的山崖攀越而上,以致华发早生,皱纹遍布而无怨无悔。

你说,如果相识是缘,那么相投更是缘中之缘。你的话我信,我更相信人的“生物圈”,如同我们常说的第六感觉,“生物圈”总是在不经意间悄悄地左右着我们的行动。“生物圈”相互吸引的人,初次见面就感觉老朋友似的亲热;而“生物圈”相互排斥的人,常呆在一块也觉得隔了层什么似的陌生。“生物圈”的排斥和吸引确实

有点莫名其妙,有时连我们自己都无法理解,也许我们就属于“生物圈”相投的一类?

你微笑,不给我答案,而你的眼神充满了期待。

今夜的街灯不停地眨着友善的眼睛,在悠悠长长的灯影下,你的臂弯就在我的身旁,你宽厚的肩膀可是一个女人一生的依靠,而你憔悴的脸上为何始终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?

你说,生命因为短暂而美丽,也因为美丽而短暂。确实,面对大自然,人的生命足够渺小,所谓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,生命就如天上流星稍纵即逝,一闪而过。

然而,因为我们心中拥有了爱,拥有了一份无邪无瑕的爱,我们短暂的生命才光芒四射,我们共度的时光才熠熠生辉。

当然,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同样的思想。许多时候所谓纯洁的情感都曾被穿上世俗的衣服,甚至在流言的漩涡中都无法把自己给抢救出来。

如果损人利己还可以理解的话,那么有的人在不利己的情况下也把损人当作一件大事,这就太悲哀了。

夜的花灯仍在一朵一朵温情地开放,陪你走这一段路,一生中就这么一次。在许多

平常又平常的日子里我们擦肩而过,我们甚至无暇顾及到彼此的感受,匆匆的步履就已经将我们拉向各自停泊的码头。我们都有自己亲手放飞的鸽子,于是我们必须每天望眼欲穿期盼着鸽子的回归……

慢慢地陪着你走,轻轻地牵我的手。有一首歌是这样深情地唱的。而此时此刻,慢慢地陪着你走的我,面对你却却有半分含羞,纵然眼里有满满的温柔,却不牵你的手,让暖暖的感觉买卖交流。

这样的时刻,心情一如那首好听的歌,就连那孤寂黑暗的夜空也诗意融融。美丽而无悔的感觉悄悄地浮上来,浮上来,直到淹没你带着一丝忧伤的眼睛。你知道,我喜欢你那些带着忧郁色彩的文章,却不愿意看到你太忧郁的脸。尽管我的心中也时常下起阴郁的小雨,但我们总得寻找一些属于自己的快乐,我们都在为自己而活。

脚下的路越走越暗越漫长,让我再多送你一程,你却不肯。就像黑夜的雾障会融化了我,你非要回送我。直到温暖的灯光闪现在我的四周。而你孤独的脚步却敲响在我的胸口,让我长久地无法轻松。

今夜,当你离开我,我的眼睛也悄悄爬上一丝淡淡的忧伤。

一匹马

跑在春天的马腰岗

□俞跃辉

一匹马,跑在春天的马腰岗
哒哒,带着梦想和渴望
在追赶着高过山冈的春风
风吹到了马腰岗
它在说“春天快,还是我快?
我背着那些木料和桌椅上山
春悄悄地装扮了那些植物容颜”
春风说
“你能追得上我的速度吗,
你那么俊朗,
但是我不知不觉地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”

在春天的马腰岗,
黑色三脚架朝着天空
嫩芽、花朵,
春天的气息触手可及
我们乘着一阵风,骑着一匹马,
带着春天的梦想和渴望

马腰岗,春天的中转营地
从此山岗花朵到彼山岗花朵的浪漫
从此露营地到彼露营地春天的故事

我在马腰岗上静坐冥想
把春的讯息和伟力默默纳入心底
我抬头看看天,
那匹马穿过了云雾缭绕的地方

梨花盛开

□石泽丰

屋后的梨园 柴门虚掩
风,蹑手蹑脚地溜了进去
一不小心,踩白了梨树的枝头

当初,开垦梨园的长者
已安息在这面山坡上
坟头就着太阳
像他生前用过的烟斗

春日归来
梨花信守承诺
年年集体来过
千朵万朵。每一朵
都是对他最深的惦念

回忆外婆

□吴言

那天晚上,我收拾好行李,满心欢喜地期待着第二天去四川的疗休养。一切准备就绪,这时,家庭微信群里表妹悄悄说,外婆走了。开始大家还不信,怎么可能呢,白天刚打过电话,还是好好的。

前几天,我刚去看过外婆,那时,她躺在床上,两颊深陷,脸色很差,我给她买去的蛋糕等零食,她也不要吃。外婆以前也生过几次病,有时是真病,有时是心病。所谓心病,其实没什么病,有人去看望她,她的病就好了。也去看过几次医生,医生说年纪大了,具体也查不出什么病症。一句话,外婆就是希望大家多去陪她说说话。

那天,我看外婆的神情,虽然意识清醒,说话也算流利,但是感觉外婆是真的快不行了。我对住在定海的大表妹说,要不你来看看外婆吧。表妹说,等儿子高考一结束马上就回来。我说,可能等不到放假了。

外婆为人客气。以前家里穷,但是来客人时她总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。平时有啥好吃的东西,不论是买来的还是送来的,总喜欢藏起来,自己不舍得吃,等客人来的时候再吃。有时好久都没客人来,时间一长,糕饼发霉了,鱼鲞变味了,梅干菜里爬出了小虫子。如今不比从前,市场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买不到的啊,但是年轻时形成的观念一时三刻就是难以扭转过来。正月里亲戚聚会,她总是说,饭菜不够,要不要再去买点来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满桌子的饭菜怎么吃得完啊。她还不肯和大家一起吃饭,一定要等大家吃完后自己随便吃一点。

小时候很喜欢去外婆家。七八岁的时候,我就常常跟随哥哥一路走去,小孩子东看看西瞧瞧走得慢,去一趟单程就要一个小时。要回来的时候,外婆总会拿出一两毛钱给我们,所以父母有什么事情差遣我去外婆家,我都很乐意去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

初期,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几十元,一毛两毛对于小孩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。

我的生日在正月里,生日那天如果碰巧在外婆家,她就会给我煮两个鸡蛋,有时,也会提前煮好了给我带回来。那时候,鸡蛋是很珍贵的食品,只有产妇才有资格吃,或是逢年过节或是来客人的时候,才会炒两个鸡蛋。

工作以后,周末去外婆家,她总要留我吃饭,我事情多的时候想着速去速回,外婆硬要炒个鸡蛋或斩点白斩鸡,叫我吃点心饭再回来。

有人说,一般人孩提时代和外婆亲,长大了和奶奶亲。这可能是小时候外婆养,长大后回到自己家和奶奶接触多的缘故吧。可是我一直跟外婆更亲一点,这应该是源于外婆待人热情。

外婆热情无私的品行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最后。看到雨后路上有积水,她拿把扫帚去扫干净;看到路边有垃圾,她要捡起来扔进垃圾桶。她说怕过路人不小心滑倒,我们还担心她自己摔倒呢。听表妹说,外婆还在市场门口捡到一只包,粗粗一看里面有几万元钱,她原封不动还给了失主,那人拿出一些钱感谢外婆,外婆坚决不要。我说,应该叫电视台来报道一下,表妹说,外婆不让报道呢。

其实,那个时候外婆已有点糊涂了。一次来我妈妈家,本来说好的住几个晚上,结果到了傍晚一定要回去,说是家里的门没有上锁,东西要被小偷偷走。其实她出门的时候,明明是已关好门上了锁,并且反复推拉试探是不是锁紧。

都说年纪大的人,言行会像小孩子,这一特点在我外婆身上尤为明显。八九十岁的时候,叫她不要再下地干活了,她还要悄悄地去,结果一不小心扭伤了脚,怕大家责

怪她,还不让人知道。年轻的时候外婆喜欢抿两口酒,当时生活条件不好不舍得买,年纪大了医生建议最好不要喝酒,她自己背地里买来喝,还一口咬定说没喝。当大家把她藏着的酒瓶翻出来,她才闭口不语,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,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。我每次问她喜欢吃什么零食,她都说不,有一次我去得匆忙没买,她事后数落我不客气,空着手也会去。小阿姨约定每周一晚饭后给她打电话,她说浪费钱,可是有一次迟了点才打过去,她心神不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,电话铃一响就马上接起来。

每次去看外婆,都是一个两难选择,不去看,她感到孤寂,记挂着大家;去看了,离别又是对她一次莫大的伤害。我离开时,外婆都会送我到马路,哪怕我一再叫她不要送了,大踏步地往前走,她也是跟在我后面。我最不忍直视的,是外婆那双强忍悲伤的眼睛。有一次她竟然扶着车窗哭泣起来,向来自认为心肠比较硬的我顿时眼眶发热。

我一直想着,有机会带外婆等一大家子到上海等大城市去走走逛逛,可是外婆不想去,后来年纪越来越大,就更加没有机会了。在我的记忆中,外婆好像没有走出过生活的这个小岛,也很少去走亲戚。我在县城的新居,外婆也只来过一次,那还是那天她比较高兴,我开车带她在县城转了一圈。

外婆走的时候90多岁,也算是高寿了,能够这么长寿已经超出大家的意料。她的身体一直不算好,年轻时候干活争强好胜,落下了病根,有点病痛又没有得到及时医治,年纪大了就都显现出来,特别是梅雨季节浑身疼痛。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,外婆从来没有埋怨过,她的苦和痛,都埋藏在心里。

外婆出丧那天办得很热闹,那是她未说出口的心愿,也算是对她的告慰。外婆一辈子没有享过清福,希望她在天堂能够幸福快乐。